

世界文学研究

幻象旁通:《平民史诗》与《百年孤独》

宗笑飞

摘要: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当代世界文坛的两位重量级作家。他们在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各领风骚,且广受世界读者的褒奖。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同行将这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平民史诗》和《百年孤独》相提并论。也许是因为马哈福兹从未正面肯定马尔克斯,一如后者从未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问题是,作家的话能全信吗?本文从意象、传承等方面切入,对两者的异同进行尽可能客观公允的分析评鹭。

关键词:《平民史诗》;《百年孤独》;平行比较

DOI:10.16100/j.cnki.cn32-1815/c.2020.05.0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被更为宽裕的互文性研究所取代,但文学是加法,文学批评方法亦然,况且不同文学作品的互文或神交,有时是借助于第三者实现的,譬如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相互之间也许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们都曾攫取了《一千零一夜》的某些元素。

1977年,埃及作家马哈福兹推出了他的杰作《平民史诗》(紧接着就出版了续《一千零一夜》的《千夜之夜》)。这部小说是他继《我们街区的孩子》(1959)和“三部曲”《小偷与狗》(1961)、《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以及《米拉玛尔公寓》(1967)等一系列“新现实主义”作品之后,在“象征主义”向度上的一次大胆

探索。他将这部充满幻象的作品同“三部曲”和《我们街区的孩子》并称为自己的得意之作。小说围绕纳基家族十三代人^①的生活展开,其中独具魔幻色彩的象征或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后者曾以奇崛诡异的神思妙想和史诗般的宏伟构架,使拉美“文学爆炸”的当量陡增,并一度震撼整个世界文坛。然而,在谈到《百年孤独》时,马哈福兹并未给予多少褒奖,只把它看作一部新人新作而已。问题是,综观这两部问世时间相隔不久的时代佳作,我们还是不难窥见其中令人拍案惊奇的相似之处。这也

^① 除第十二代拉比阿作为过渡性人物被一笔带过之外,马哈福兹对其余十二代人均有详细描述。

许就是文学的奇妙,而且他们都曾受益于一个共同的“宝藏”——《一千零一夜》。鉴于本人和同行已分别就马哈福兹或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一千零一夜》的互文关系有过专述,在此就不再重复,而是聚焦于《平民史诗》和《百年孤独》本身。

无论是心理攸同的耦合,还是触类旁通的神秘、若即若离的艺术通感或间接互文,二者都有美美与共的幻象旁通和源远流长的史诗气派。尤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笔触从社会底层伸出,又直抵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展示了深切的现实和人文关怀。

一、封闭的轮回

钱锺书先生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①美国学者约翰·杰洛瑞则指出,文学批评正在打破狭隘的理论范式,走向兼容与旁通,并因此催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②循着他们的方向,我不敢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定影响了《平民史诗》,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之间的某些触类旁通和机缘巧合。譬如二者的魔幻意象,说巧合固可,谓影响也未尝不可,毕竟《百年孤独》先十年来到这个世上,何况马哈福兹对前者并非浑然不知,更何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宝藏”。

如同大部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平民史诗》没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或者作者有意将后者虚化了。读者从其所描述的某些细节以及十余代人的经历稍加推演,当能依稀看出,小说展现的大抵是马穆鲁克王朝或稍后一个时期二百年左右的生活变迁。当然,时间对于《平民史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体现人性的异化。而这种魔咒似的异化病超越时空、直抵现代人的心灵深处,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察自我隐秘的幽魂。

史诗中,家族第一代人阿舒尔是个弃婴,成年后以赶车为生。一场瘟疫席卷而至,夺去了全村人的性命,唯独阿舒尔一家因预先迁至荒野的旷野而得以幸存。此后,阿舒尔回到故乡,住进了废弃的贵族宅邸,并与陆续迁徙而来的平民组成了新的村落。阿舒尔成了头领,其家族

也被誉为纳基(意为获救者)家族。秉承扶贫济困、公正无私的初衷,阿舒尔将原来属于贵族的所有财产分给平民,并修建公共设施。久而久之,这引起了新兴士绅阶层的不满。街长企图拉拢阿舒尔,却遭到了拒绝。最后,阿舒尔失踪了,他的儿子舍姆斯丁接替了头领之位。起初,舍姆斯丁坚持维护父亲的处世原则,但不久便遭权利诱惑,逐渐疏远了父亲的精神遗产:纯洁无私的光芒。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反之,纳基家族的路越走越窄。后代一点点堕落,到了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苏莱曼、伯克尔、萨马哈……纳基家族不断溃化。尽管中间有几代人也曾试图恢复祖先的荣光,却因无法战胜私欲或时机未到而半途而废。如此,一切每况愈下,直至第十三代小阿舒尔,这个与第一代头领同名的纳基家族后裔长大成人,承继老阿舒尔的遗产,以光复家族的荣耀为己任,立志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纯洁的高尚社会。最终,借助平民暴动,小阿舒尔光复了祖先的领地,实现了伟大的理想。至此,我们仿佛看到了失踪的老阿舒尔正神奇地回归。而一直作为小说背景的苏菲隐修所大门正缓缓打开,苏菲长老即将现身游行队伍,庆祝新时代的来临……

在《百年孤独》中,老布恩蒂亚为了逃避可怕的诅咒,带着妻子背井离乡,鬼使神差地到达一个渺无人烟、四面是海的荒岛。他在梦中问这是什么地方,只听一个声音回答说:“马孔多”。^③于是,他和随行的二十几户人家就此安营扎寨。老布恩蒂亚“是那种年轻的族长式人物,他指导人们怎样播种,建议怎样教育孩子、饲养牲畜,为村社的繁荣与所有人合作,在体力劳动上也不例外……”^④“他排定了各家房屋的位置,确保每一户都临近河边,取水同样便捷;还规划了街道,确保炎热时任何一户都不会比别家多晒到太阳”。^⑤但是,好景不长,第二代布恩蒂亚开始分化,老大阿卡迪奥巧取豪夺

① 钱锺书:《谈艺录》,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② 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xii.

③④⑤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范晔译,第22、7、8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成了地主,老二奥雷良诺则为改变社会不公发动了武装起义。到了阿卡迪奥第二、第三,奥雷良诺第二、第三,布恩蒂亚家族不断颓败变质,怪胎迭出,直至最后因乱伦生出了神话中的怪物——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婴儿。

这两部作品处处弥漫着孤独。孤独和封闭不仅是它们的意境,而且十分具象地彰显于几代人轮回的宿命:连人名都不断重复。《平民史诗》中的舍姆斯丁与舍姆斯丁第二,贾拉勒与贾拉勒第二,萨马哈与萨马哈第二,乃至作为开拓者的老阿舒尔和作为终结者的小阿舒尔,十三代人中有八代人都取了两两对应的名字,并且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上埃及一个其名不详的村庄。几个世纪前,上埃及就像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是孤独、封闭、与世隔绝的代名词,是“文明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就在这样一个孤独的村庄,有一座苏菲隐修所,老阿舒尔被人遗弃在隐修所墙边。伴随着隐修所传出的苏菲诗人的歌声,阿舒尔慢慢长大。一生中,他时常会在夜色朦胧中来到隐修所的墙外,聆听苏菲诗人的吟唱。除了极少数彷徨无助的时刻,孤独使他变得纯粹、廉洁、公正,给他带来了平静和喜悦。随着他的失踪以及家族的堕落,孤独反转成为欲壑。在阿舒尔的后代那里,孤独变成了恐惧。譬如舍姆斯丁,孤独时想到的惟有失去权力和财富的恐慌;苏莱曼始终沉溺于贪婪。而贾拉勒和贾拉勒第二则更加荒谬:前者费尽心机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听信巫师之言闭关锁屋,幽居密室长达一年,还兴建宣礼塔作为对巫师报答(但这座宣礼塔非但不能使他长生不老,反而因瘟疫般的疯狂使他死于情妇的毒药。他所修建的宣礼塔,也成了魔鬼诅咒的见证,甚至栖满了毒蛇、蝙蝠和鬼怪);后者虽曾梦想恢复祖上荣光,却在母亲死后性情大变,酗酒成瘾、挥霍无度,终于成了他亲生儿子舍姆斯丁第二的刀下之鬼。此外,萨马哈也用荒淫、酗酒、赌博来逃避孤独,结果可想而知。

在马尔克斯笔下,孤独不仅是轮回的同义词,而且也是魔幻的温床。从视冰块为世上最大的钻石到吉普赛头领的不断还魂,一代代布恩蒂亚子孙陷入了魔咒般的渊薮而无法自拔,以至于最理性的奥雷良诺上校说出了经典的箴

言:人生就是和孤独签订体面的协议。

很明显,两部作品、两个家族非但人名一代代重复,就连人物性格和命运也不断轮回。纳基家族“从天上掉到地下,在泥潭中无法自拔。”^①这种堕落和疯狂,就像是一种宿命,难以摆脱。萨马哈的暴虐也在一代又一代头领身上循环,指涉欲望和恶习是如此腐蚀人心,又那么根深蒂固。而阿舒尔这个名字的重复更是意味深长,他象征着公正、廉洁、平等的光明世界。因此,只有在家族堕落到无以复加、社会必须浴血重生时,这个名字才重新出现,那便是小阿舒尔。小说中,老阿舒尔的神秘失踪制造了一个奇崛的悬念,而小阿舒尔的降生又多少意味着老阿舒尔的魔幻回归。因此,“阿舒尔”这个名字的首尾呼应形成了一个光辉的回环,意味着笼罩在数代纳基人头上的魔咒归于终结。而布恩蒂亚家族几代人的轮回,除了象征孤独,还有别的意蕴:来自基督教天启式的预言-逃避预言-预言灵验-世界末日。

二、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平民史诗》和《百年孤独》这两部作品浓缩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轨迹。《平民史诗》中老阿舒尔生活的时代犹如原始公社,而《百年孤独》中老布恩蒂亚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博士论文《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曾雄辩地论证《百年孤独》藉布恩蒂亚家族的兴衰隐喻了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时代。^②同样,阿舒尔从荒漠回到瘟疫洗劫后空无一人的村落,开始引领来自西面八方的移民实现他的梦想,修建公共设施,为无业游民提供生活帮助和谋生机会。于是,人人平等,耕者有其田,劳者有所得,这无疑也是马哈福兹心目中理想的原始乌托邦。他假借人物

① Naguib Mahfouz, *The Harafish*, Dār misr li-ṭabā‘h, 2007, p.461.

② 有关内容参见 Vargas Llos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iicidio*, Barcelona: Moente Avila, 1971, pp.277-388.

之口说：“让平民们幸福吧！让每一个喜爱公正的人幸福吧！让每一个可怜人都能安居乐业吧！”^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街区出现阶层之别、利益之争。政府派来的街长企图利诱阿舒尔，让他与士绅阶层狼狈为奸，他严词拒绝，结果因此受到构陷。在这种情形下，马哈福兹为阿舒尔安排了失踪结局。《百年孤独》中，欣欣向荣、人人平等、连每家每户阳光照耀的时间都不差分毫的和谐社会几乎也是在政府派来镇长的同时戛然而止。人们开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布恩蒂亚的子孙也不能幸免。

从第二代纳基人舍姆斯丁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生产力迅速发展，财富大量积累，这个小社会有了不同的阶级，先是以乡绅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后便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地方有了可供消磨时光的咖啡馆，兴建了各色酒店和金融机构；政府的职能也越来越复杂，有了警察局、内政司等等。但资本带来的又是什么呢？它并不意味着幸福和自由，反而让人们成了物欲的奴隶。于是，到处充斥着荒淫、疯狂、贪婪和暴虐，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拉马纳为了侵吞弟弟的店铺不惜手足相残，而他最终也遭到了侄子的报复。当一度失踪的萨马哈归来时，人们以为阿舒尔的时代终将复苏，结果却发现强大的物欲早已侵蚀人们的灵魂、使他们丧失了抵抗能力：他们已经成了物欲的奴隶，无法回到光明的时代。这就好像《百年孤独》中的阿卡迪奥，他的贪婪使他迷失本性。他不仅任由物欲横流，而且纵欲无度。他的弟弟奥雷良诺为了找回马孔多的公平，发动了七十二次武装起义，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就这样，两部小说固然语境不同，却以近乎合谋的相似性一点点推演、一步步勾描，叙述大千世界的万变不离其宗：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平民史诗》中，第十一代纳基人法特哈也曾试图找回祖先的理想，结果遭到了豪绅寡头的残酷迫害。为了保护法特哈，人们揭竿而起，暴动被血腥镇压。这又不由得使人想起《百年孤独》中奥雷良诺的起义和马孔多人的大罢工。罢工工人走上街头，呼唤公平正义，结果同样遭到了血腥镇压，三千余人死于非命，马孔多血流

成河。后者是拉丁美洲血淋淋的现实。用著名作家加莱亚诺的话说，这乃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②，见证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悲惨遭遇。

在《平民史诗》的尾声，小阿舒尔作为第十三代纳基族人也好，作为回归的老阿舒尔也罢，可谓来得正好。适逢暴动过后，人们已经觉醒，并隐约得出结论：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光复世界、重建理想世界。因此，小阿舒尔领导人们致力于恢复全部传统习俗，实现美好梦想：把无家可归者组织起来，建立以平民为主体的“民团”，以对抗寡头政治联盟。他号召人们自强自立，用勤劳建设自己的家园，并公平纳税。在他的带领下，街区进入了廉洁奉公、平等和谐的鼎盛时期。这是马哈福兹借阿舒尔之口所宣示的理想社会：公正富裕、平等和谐的乌托邦。它已然不同于老阿舒尔时期的原始乌托邦，而是人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战胜了物欲、贪婪之后的自觉的、法理的乌托邦。

所不同的是，《平民史诗》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借助于潜流式的心理描写。马哈福兹通过大段的心理描写折射资本从原始积累到地区垄断时期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而《百年孤独》则更多通过明确、清晰的制度和场景展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从马孔多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写起，到它如何成为热闹的市镇，乃至国际化都市；从电灯和火车如何使马孔多人欣喜若狂，到电影院、红灯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潮、托拉斯，等等。

两者的更大差别还在于，马哈福兹为《平民史诗》安排了大团圆式结局，一个类似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光明驱散黑暗，公平取代贪婪。而《百年孤独》的结尾却是《旧约》天启式的世界末日：洪水和飓风将马孔多夷为平地。“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将……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纸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注定经受百年孤独

① Naguib Mahfouz, *The Harafish*, Dār misr li-ḥāḥāḥ, 2007, p.405.

② Galeano: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Siglo XXI, 2000, pp1-10.

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①

三、象征与魔幻

《平民史诗》历史与现实描写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股潜流：苏菲灵修的神秘意境及其富有象征意味的魔幻色彩。甫一开篇，马哈福兹便使用一段富于韵文气息和苏菲意境的渲染为全书奠定了神秘、空灵的基调：“在黎明前迷人的黑暗中，在生与死之间的甬道上，在无眠繁星的俯瞰下，隐约传来幽玄而欢愉的歌声，传颂着我们街区的苦与乐。”^②

而远处苏菲隐修所传出的灵修歌声，就像背景音乐一样贯穿小说始终，波斯歌词时隐时现，浸淫于字里行间。同时，漫漫长夜和人们追求光明的未泯良知，一反一正，契合着苏菲神秘主义的传统意象。

每一代头领，无论是寻求心灵的宁静还是逃避现实的困惑，都会穿越茫茫夜色到隐修所墙外聆听苏菲吟唱。在瘟疫席卷村庄的时候，阿舒尔就曾来到隐修所前的广场，等待夜幕降临，等待歌声给自己带来力量，因为这歌声时常令他的心中充满光明和喜悦：

哈桑，我们的光明，
来自你光灿的面容。
我们体面的地位，
来自你光灿的面容。^③

曾几何时，人们多么单纯、信奉光明。但是，自从纳基家族逐渐堕落，街区也便失去了公正和廉洁。人们仿佛受到了诅咒，隐修所传出的歌声再也无法平息人们心中的贪婪的欲火。从舍姆斯丁开始，虽然几代头领在心烦意乱时仍会想起先祖阿舒尔在隐修所外的聆听和冥想，但效法的结果仍无法驱除内心的欲望。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徒劳的聆听不再赋予他们以光明和宁静。就连原本象征信仰的宣礼塔，也因为沾染了贾拉勒的贪婪和痴狂而变成了难以消弭的魔咒，甚至沦落落为魔鬼的寓所。所幸的是，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完全消失，当小阿舒尔（或谓阿舒尔第二）恢复了乌托邦——理想社会之

后，他不仅重修了小清真寺，饮水池和学堂，并且拆除了贾拉勒建造的那座宣礼塔，因为后者所修建的宣礼塔自始至终有违真正的信仰。在马哈福兹心目中，真正的信仰就好像苏菲灵修境界中的忘我与无我。它让私欲和小我隐退，消失在寻找光明，与大我合二为一。

因此，阿舒尔在带领家人前往沙漠躲避瘟疫、找寻光明的过程中，才会说出充满苏菲精神的一语双关：

“旅行结束了……”（话外音：躲避瘟疫的旅行结束了。——引者注）

他又笑着说：

“旅行开始了。”（话外音：寻找光明、无我、平静的旅行开始了。——引者注）^④

最后，象征着公正、廉洁、平等的光明再次降临——与世隔绝的隐修所大门打开了，苦修士对小阿舒尔说，苏菲长老将要带着他的光彩穿行街区，而小阿舒尔沉浸在幸福的灵感与力量之中：

昨天黎明的时候，
他们解脱了我的悲伤；
在难熬的黑夜里，
他们让我的声名重放光芒。^⑤

除了借用苏菲隐修这个意象之外，小说还常常藉梦境以获得神秘启示。在瘟疫爆发之际，老阿舒尔梦见养父阿夫拉，并在后者的带领下奋勇前行。醒来后，阿舒尔心领神会，带着家人深入荒漠。他认为那是神的提示，让他远离瘟疫。

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卡彭铁尔的话说，“神奇是信仰的产物”^⑥。一如利玛窦对于国

①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范晔译，第360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②③④⑤ Naguib Mahfouz, *The Harafish*, Dūr misr li-□ābā'h. 2007, p.5, 16, 63, 563. 其中③⑤译文转引自李唯中译本《平民史诗》，华文出版社，2018。

⑥ Carpentier: "Prólogo a *El reino de este mundo*", *Dos novelas*, La Habana: Editorial Letras Cubanas, 1979, p.3.

人信鬼胜于信神大惑不解,不了解美洲印第安人的传统信仰就很难理解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从出的“文学寻根运动”。后者仿佛是对原型批评理论的艺术呈现,耦合了从布留尔、荣格到列维-斯特劳斯和弗莱的几乎所有关于原始信仰的理论。在几乎所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都有一种浓烈的、堪称基调的神话原型(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弗莱称之为母题或重复出现的象征交际活动)。在《平民史诗》和《百年孤独》中,它也以梦或其他介质出现,为人物和事件平添神秘或魔幻色彩。

在《平民史诗》中,小阿舒尔梦见老阿舒尔向他走来,并且问他用谁的手解放街区时,小阿舒尔答曰:用自己的手。老阿舒尔微笑着离开了梦境。当然,无论梦还是别的母题,终究是为了实现某种表征意图的艺术手法。同样是梦境,阿舒尔的后人瓦希德却从中获得相反的启示:他梦见有位巨人对他说他得救了,瓦希德认为巨人便是阿舒尔。醒来后,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启示,并致力于获取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富。

此外,在小说中,头领一词系马哈福兹有意选用的“夫图瓦”(Futuwa)。该词原意为行侠仗义。在苏菲灵修中,对“夫图瓦”也有专门的定义,中世纪苏菲大师噶希里在他的《噶希里苏菲集》中是这样描述的:侠义(夫图瓦)的根本是心甘情愿地为他人服务。^①他还在书中谈到了“夫图瓦”的几个面向,而这些在《平民史诗》的两位阿舒尔的身上也有准确的所指,如:“夫图瓦”是不积攒钱财,也不寻找托词,^②而是像老阿舒尔那样将财产分给平民。同时,“夫图瓦”也是一视同仁,即既不媚上,也不欺下,或谓“既不贬斥穷人,也不仇视富人”,^③这就像小阿舒尔所说的那样,“我喜欢公正胜过喜欢平民百姓,同时也胜过讨厌达官贵胄”。^④显然,最后一个向度最为重要,它表明了马哈福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公平正义超越一切。最后,光明如期降临,这多少意味着苏菲照明阶段的实现:小我消失,人格升华,灵魂不再沉沦、不再迷失。

四、旁通之因(结语)

《平民史诗》和《百年孤独》相隔十年,问

世于地球的东西两端,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源自两种既相近又相远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

众所周知,马哈福兹一直是位高度关注现实的介入作家,受到左翼思想的熏陶,他的创作大致经历了从历史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向新现实主义的转化(后者当包括他独特的象征主义,甚或魔幻现实主义)。三个阶段都与埃及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他试图用文学改变现实,这个初衷又暗合了马尔克斯关于文学的基本见解,而二者又似乎多少受到了萨特的影响。

《平民史诗》出版于1977年,正值萨达特执政时期(1970-1981),他一改前任总统纳赛尔推行的中央集权和国有化政策,开始全面向西和实行私有化,这为国家发展带来了一定机遇,但同时也催生了许多乱象。马哈福兹是这样评价萨达特政治的:“埃及的西化造成了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人们考虑的是不择手段、在短时间内聚敛钱财,却对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毫无顾忌。”^⑤反之,其前任纳赛尔有悖民主的独断专行也为国家埋下了危机,以至于导致了1967年“六五战争”的失败,给埃及人民带来了巨大打击。“1967年之后,我意识到,要使埃及摆脱危机,必须依靠民主和对话。”^⑥而萨达特政治的最大问题便在于他过于专制。反之,社会生活的开放表象,又导致了民众的迷惘和失范。这时,一代作家开始由西化逐渐回归本源:更为深层的民族文化元素,使阿拉伯文学具有世界性的同时,更具民族性,这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文坛的体现。这恰好契合了拉丁美洲的“寻根运动”。

由是,马哈福兹开始重新面向文学传统和文化遗产。他从《一千零一夜》等古代文学作

①②③ Abu al-Gāsim al-Gashīrī, *Al-Gashīrī's Epistle on Sufism*, <https://www.alarabimag.com/books/20470.html>, p.198, 200, 199.

④ Naguib Mahfouz, *The Harafish*, *Dār misr li-ḥabīb 'h.* 2007, p. 559.

⑤ 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第16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⑥ Ibrahim Abud al-Aziz, *I'm Najīb Mahafūz*, published by Nafu ln-Nashr wa al-Tauzī', Egypt, 2006, p.153.

品、苏菲神秘主义等汲取创作灵感,致力于开掘别具特色的文化象征主义,以反映现实之然及其所以然,从而凸显阿拉伯民族文学特色。《平民史诗》便是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结晶,它以传统意象和文化符号为契机,使“后期作品在艺术内容和形式技巧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暗合。”^①,同时藉以表达现实关怀,呼吁人人平等、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理想世界:“改善社会状况,改革教育,实现个人收入的平衡,抑制宗教极端势力,实行社会改革等等”。^②在他的影响下,埃及产生了一批左翼作家,被称为“六十年代辈”,这些作家同样从古代文学汲取养分,努力探索阿拉伯民族文学的独特品格。

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取法《圣经》和拉丁美洲源远流长的集体无意识。至于他何以拥抱悲观——宣告了马孔多的覆灭,则自然与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作家个人立场有关。对此,流行于拉丁美洲的一句谚语当可解释一二:“可怜拉美,距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众所周知,自拉丁美洲独立以来,它就一直被美国视作自己的后院。门罗主义就像高悬在拉丁美洲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会落下。只需对拉丁美洲历史稍作回溯,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它的每一次灾变都有美国的身影。华尔街资本随着香蕉热、咖啡热、石油热等飓风般席卷而来、席卷而去,空留下一群无毛之羊和遍地

哀鸿,这恰恰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亲身经历。于是,我们也便有了他的《枯枝败叶》《恶时辰》等众多作品。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不是美国剪羊毛的结果?这能不使拉丁美洲作家悲观绝望?

综上所述,向古代民族文学遗产寻求养分以凸显本民族文学的独特个性,显然是这两位既相近又相异的社会历史语境、既相似又相异的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心有灵犀”的一种神交。然而,其幻象或魔幻色彩的相似性却主要归功于集体无意识(马哈福兹与苏菲神秘主义、马尔克斯与基督教文化)和他们共同的《一千零一夜》。

【作者简介】宗笑飞,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阿拉伯—西班牙语比较文学等,发表专著《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文学之初》和论文数十篇。

-
- ① 余玉萍:《〈平民史诗〉的“现代性转向”与阿拉伯民族文化的互动》,《北大中东研究》2015年第1期。
② 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第167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